

剛剛邁進三十四歲門檻的毛澤東，在一九二七年一月有兩個身分：公開身分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保密身分是中共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

雖然一直沒有停止工作，但飽覽詩書、胸有鴻鵠之志的他，自上一一年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以來一直都很鬱悶，不由想起十七歲第一次離開家鄉韶山沖時，留給父親的一首他改寫的詩：「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

如今十七年過去了，學成名了嗎？心目中的革命在轟轟烈烈、雜亂無序之後，似乎看到了一點曙光。為了這點曙光，他十分努力，用手中的筆做了很多事，也從一個不為人知的革命者，變成了人稱「中國革命的領袖」了。

可毛澤東自己明白，那不過是湖南工農代表大會的客套話。「革命的領袖」尚不屬於他，而是屬於異軍突起的蔣介石。此人正率領數十萬北伐大軍所向披靡，威風八面，如今連蘇俄顧問都要敬他七分。他憑什麼可以占有革命的曙光呢？靠的是手中的槍桿子啊！

毛澤東回想起參加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情景……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陳獨秀以中共委員長的名義發布了〈中國共產黨十三號通告〉，提出「有重要工作」要全黨同志努力進行。這個重要工作就是：參加國民黨改組（多年以後，這次行動被稱為國共第一次合作）。要求有國民黨組織的地方，同志們立時全體加入。同時推派「政治頭腦明晰且有口才者」參加國民黨在廣州舉行的全國代表大會。

接到通知時，毛澤東並不知道孫中山「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誕生的細節，也不知這件事原本就是蘇俄在操作；但他認為加入國民黨絕不是一件壞事，畢竟國民黨是由同盟會發展而來。在他十八歲考入長沙湘鄉駐省中學時，受于右任辦的《民立報》啟發，曾提出過政治意見，這個意見也是他平生第一次的政治主張：由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組織新的政府，孫中山當總統，康有為當國務總理，梁啟超當外交部長。當時他把這份意見貼在校門口。

毛澤東想，如果不是在北京結識了李大釗，在上海相交了陳獨秀，我毛潤之會成為中國第一批共產黨員嗎？鬧革命是肯定的，但如果先認識孫中山，那就不敢肯定我會不會成為同盟會員了。現在終於有機會與仰慕的孫文先生坐在一起開會了。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毛澤東走進了廣東高等師範學校大禮堂，這種公費的會議他已開過多次。從一九二一年的中共一大他領到五十塊大洋的川資後，就一直在靠黨的經費和捐助搞革

命活動。

毛澤東拿著代表證在會場找到了他的坐席：三十九號，興高采烈地坐下。作為代表的他可以堂堂正正地與來自全國的代表共商國是了。

二十一日上午，他被選為國民黨章程審查委員會委員。當國民黨元老林森用濃重的福建口音念出「毛澤東」時，他熱血沸騰。這是一種榮譽，是多少讀書人想得到的榮譽。於是在接下來的討論中，他充分發揮了「頭腦清晰且有口才」的特點，不斷發言。他的外向型性格在他滔滔不絕、又富有通俗哲理且切中時弊的湘潭話中，開始被參加會議的各路人俊所認識。

這次會議的結果令毛澤東滿意。在共產黨內已是中央委員的他，在國民黨內又當選了中央候補執行委員。

而此時的蔣介石只有列席會議的資格，他在國民黨內的地位遠不如「跨黨分子」毛澤東。他認識了毛澤東這個湖南瘦高個兒中年人，而毛澤東對即將出任黃埔軍校校長的蔣介石卻沒什麼印象。

國民黨一大後，毛澤東順風順水成為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文書科主任，月薪一百二十大洋，為此他投入了聰明才智。

他與堂客（方言：妻子）楊開慧帶著兩個兒子，從長沙到了上海，一家四口在英租界裡過著幸福生活。

期間，毛澤東還為黃埔軍校第一期招生作過貢獻；負責上海地區考生的主試。有傳說，多年後攻占延安，迫使毛澤東因戰略需要在黃土高坡東躲西藏的胡宗南，就是經他的手進入黃埔的。

但不知為什麼，毛澤東沒有參加一九二五年一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如同他沒有參加中共二大一樣，他已於一九二四年底帶著老婆孩子回了湖南。當他的老朋友蔡和森等五人組成中央局，陳獨秀再次當選總書記時，他正與老婆孩子去長沙板倉的丈母娘家過春節。在板倉待到元宵頭一天，然後，第一次把老婆孩子帶回了韶山老家。

毛澤東回湘的理由是身體不好，然而，有幾件事他是心知肚明的。

中共四大代表，代表的是全國九百九十四名共產黨員，與國民黨相比有天壤之別；一大以後，共產黨內的掌權者們看到他對國民黨工作的重視，他自己也因被汪精衛等賞識而感到高興，甚至認為自己在長沙教書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

自孫中山受馮玉祥之邀北上，汪精衛、胡漢民等參加了北上團，國民黨上海執行部便冷淡了下來。陳獨秀批准他回湖南養病的真實原因，恐怕就是這種冷淡的結果。

更鬱悶的是，因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領導們都北上，竟開始欠薪了，到一九二四年底，竟然已欠薪半年，達七百二十大洋。

這年的秋天，心情不好的他寫下了那首著名的〈沁園春·長沙〉詞：

獨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頭。

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漫江碧透，百舸爭流。

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

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攜來百侶曾遊，憶往昔崢嶸歲月稠。

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

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

曾記否，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

據說，這是毛澤東有記錄以來的第一首詞。詩言志、詞抒情，寫下這開卷之作時，他已有九個月的時間是在鄉下的各個祠堂發動抗租等鬥爭，他只能「獨立寒秋」地「問蒼茫大地」。此情讓他銘記終身。

直到一九二五年九月接到籌備國民黨二大的通知，他才悄悄離開長沙去了廣州。

期間，開始替汪精衛代理國民黨宣傳部長職務。這時，毛澤東的「病」好了。

一九二六年，毛澤東順理成章地參加了沒有孫中山的國民黨二大，依舊當選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在上海執行部工作期間，他與汪精衛、胡漢民成了同事，常常在一起討論工作。在二大一中全會上已經成為國民黨第一把交椅的汪精衛無暇再兼顧中央宣傳部工作，正式提議由毛澤東擔任代理宣傳部長，並出任第六期「中國國民黨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而此前農講所的五任領導

彭湃、阮嘯仙等也都是共產黨員。

毛澤東在政治上的風生水起，引起共產黨內兩位中堅分子張國燾、李立三不滿。張國燾指責毛澤東的農民思想成不了大氣候；曾經一度是毛澤東部下的李立三則嘲諷毛澤東不過是胡漢民的秘書。

共產黨內還有一種意見認為，毛澤東為國民黨辦事太賣力了，他總是打著國民黨招牌的作風值得注意。

但善於審時度勢的毛澤東堅持認為，如果與國民黨的統一戰線不生變故，中華民族復興指日可待。遺憾的是在共產黨內，他漸漸陷入了孤立。慣於我行我素的他沒理會這些，一如既往。在後來的歲月裡，他一直說自己是國民黨宣傳部部長，沒說是「代理部長」。

此時，他已認識了蔣介石。只是當時不知道自己會和這位看上去彬彬有禮的寧波人你死我活地爭鬥了半個世紀。與蔣介石的相識，源於他被邀請去黃埔軍校演講。那天，蔣校長全副武裝，親自到碼頭迎接毛澤東。在校長辦公室休息片刻後，毛澤東在蔣校長的引領下登上了軍校禮堂的台階，面對一千多名學生，開始演講。他左右搖擺著身子，打著手勢，用尖尖的聲音侃侃而談。

他說：「國內外革命形勢於我有利，蘇俄及各國工會大力支持，各省工農及學生熱烈擁護我們革命政府。這正是北伐打倒帝國主義與軍閥的良好時機，只要團結奮鬥，必能獲得勝利，實現獨立、民主、富強的新中國。」

兩個多小時的演講贏得了經久不息的掌聲。而蔣介石在演講開始前的一番話也讓毛澤東舒

坦：「這是我們中央宣傳部毛澤東部長，百忙中抽空遠來演講，十分難得。大家要專心聽講。」

蔣介石在台下第一排正中端坐恭聽。毛澤東的深灰色布衫、青布剪口鞋，與一身戎裝、筆直端坐的蔣介石形成對比。

此時，他的妻子楊開慧與岳母及兒子岸英、岸青跟隨他在廣州生活，住東山店前西街三十八號。在這裡，一家人過著比湖南、甚至比上海更加舒適的日子。毛澤東把弟弟們也召來廣州。打開眼界是他對毛澤民、毛澤覃的具體要求。

有弟弟澤民掌管農講所財政，他的後院便是穩固的。同時，把小弟毛澤覃送進黃埔軍校，在政治部工作。

很快，毛澤東領教了那位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寧波人的厲害。雖然此時毛澤東正處人人生智慧的高度噴發期，可還是莫名其妙地與所有共產黨人一起著了蔣介石的道。

蔣校長先是用「中山艦事件」試探一下。本來共產黨與共產國際可以將計就計，利用國民黨左派乘機幹掉蔣介石，但鮑羅廷說「現在是中共應為國民黨當苦力的時代」。在蘇俄顧問們的堅持下，共產黨妥協退縮了。

因為共產黨的退縮，加上汪精衛意氣用事，索性放手不幹，正中蔣介石的下懷，導致這個試探性的事件成為國共關係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兩個月後，蔣介石乘勝追擊，在五月十五日的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提出了〈整理黨務案〉。

這時候，共產黨還有勝算可能，卻在鮑羅廷為首的中共「保姆」們的堅持下，陳獨秀等人的反擊提議沒起作用，再次退縮。張國燾作為出席二中全會中共黨團的指導人，居然強要大家簽字接受〈整理黨務案〉。

毛澤東一度為自己沒權力指揮共產黨反擊而痛苦，他不情願就這麼丟掉了已經掌握的成果。然而，這時的毛澤東人微言輕，他只能忍受，等待機會。

從此，共產黨又從半公開變成地下黨。毛澤東的代理宣傳部長被撤銷了，七個月的國民黨內閣成員生涯就此終止。他在廣州番禺辦完了第六期農民運動講習所後，於九月一日發表了〈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這是他給農講所編印的《農民問題叢刊》寫的序言。

毛澤東在文章中斷言：「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並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農民運動不迅速地做起來，農民問題不會解決；農民問題不在現在的革命運動中得到相當的解決，農民不會擁護這個革命。」他對農民問題認識的深度，已遠遠走在眾多革命者的前面。

序言發表後，隨著各科刊物的轉載而流入全國各地，很快引起各方面注意。

在國共兩黨中，毛澤東成為在全國有影響力的農民運動權威。

不知是否是這篇文章的緣故，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毛澤東接到了上海中共中央的通知，任命他為中共中央農民運動會委員書記。他與妻子短暫分別，先送走妻兒，獨自去上海赴任。

毛澤東的成長經歷與蔣介石完全不同，沒有在慈母的呵護下長大。他與蔡和森、蕭子升是最好的朋友，號稱「湘江三友」。他們在長沙共同發起創辦了新民學會，但沒搞類似「桃園三結義」的結拜。

在毛澤東的成長中，很少靠朋友提攜。雖然當初老岳父慧眼視珠，北大才俊們也認為他可造。但他終究靠的是自己海闊天空的自由自在，靠的是對事情的精心規劃，靠的是自己獨特的見解和行事作風。

當他走上故土並掌握一定權力後，就開始把「誰是朋友，誰是敵人」看成是革命的首要問題。蕭子升後來在評價他時說：「假如你同意了他的說法，就是他的朋友，否則就是他的敵人。」

毛澤東從來就沒忘記，中國共產黨是在俄國共產黨幫助下建立起來的，用階級鬥爭來解決中國問題也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俄國老毛子顯然不了解中國，不了解蔣介石這個從小就熟讀經書的中國人。國民黨二中全会之後，毛澤東就有國共合作可能快終結的預感，他不願意在上海的機關裡浪費時間，便利用自己制定的《目前農運計畫》中「各地農運須切實與國民黨左派合作」之規定，決定去武昌開辦湘鄂贛農民運動講習所。他要抓緊時間，充分利用國共合作的契機，爭分奪秒地透過農講所這個管道，讓農民們接受他的政治理想，不能再這麼糊裡糊塗地等著被人收拾。

他還想利用辦農講所結識所需要的人，建立自己的人脈關係。而此刻南昌、武昌就雲集著這樣的人，這兩個地方是當下中國革命的中心。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澤東首次到了南昌。這座城市是十七天前蔣介石拿下的，北伐軍總司令部也設在這裡。

他找到了湖南老鄉林伯渠（祖涵），打老鄉牌是毛澤東比較慣用的手法，在上海、北京、廣州他都在住處門口掛上「湖南同鄉會」的牌子。毛澤東出任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就是當時任國民黨中央執委兼農民部長的林伯渠提議聘請的。林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但隱蔽在國民黨內，此刻他的職務是：第六軍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受蔣介石邀請來南昌北伐軍總部工作。

兩人相見甚歡，談到半夜。第二天，毛澤東在南昌東湖邊北伐軍總部駐贛辦事處見到總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

與各種人見面，是毛澤東從一九二一年參加中共一大後至今的最大收穫。他悟性很高，非常善於取長補短，不斷吸收他人經驗，並且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陳獨秀、李大釗是他的前輩，多年後將要成為他助手的周恩來、劉少奇也都已見過。現在又和號稱可與魯迅比肩的郭沫若見面。

郭沫若對毛澤東並不很了解。毛澤東此時的身分不低，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又是中共中央農民委員會書記。這兩個職務足以讓人刮目，再加上陪同的是北伐軍第六軍黨代表林伯渠，郭沫若挺重視。他的月津貼是三百大洋，宴請兩個湖南人沒問題。

這次見面，似乎沒有談到彼此都擅長的詩歌。以詩集《女神》而名震華夏的大詩人郭沫若，恐怕尚不知道在一年前，眼前這位比他小一歲的湖南人寫下了「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這樣弘

大的句子，否則他很可能會「指點江山，激揚文字」般地朗誦自己的〈鳳凰涅槃〉。

那天，他們只談了革命，談了農民問題，郭沫若甚至感覺到毛澤東「靜如處子」。但這一頓飯讓毛澤東真正記住了這位傳說中翻譯過《浮士德》、《少年維特的煩惱》的浪漫才子。其實沒過多少年，與魯迅比肩的郭大才子便成了為毛澤東詩作注解的詩人。

在南昌盤桓一周的毛澤東沒有與蔣介石見面（過了十九年，兩人才在重慶見了面，那時毛澤東也槍桿子在握了）。但南昌之行依然大獲豐收，江西臨時政治委員會決定負擔一萬三千元的講習所費用，同時選送一百五十名學員到武漢講習所學習。

毛澤東抽空去憑弔已燒毀的滕王閣。面對一片廢墟，心情複雜，「秋水共長天一色」，但國共合作的大革命還能維持多久？他感覺到國共合作會像滕王閣一般成為廢墟，不由得默默背誦王勃那千古名篇〈滕王閣序〉，其中的「漁舟唱晚」、「雁陣驚寒」字句，不正是此時國共合作的寫照嗎？（過了三十六年，他手指「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給兒子毛岸青看。這十四個字至今還鐫刻在滕王閣入閣處的兩邊大柱上。）

離開南昌到達武漢的毛澤東，只在武漢待了很短一段時間，不到二十天。他做了三件事：在漢口設立了中央農委辦事處；與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商籌農講所事宜；參加了為期六天的中共中央特別會議。前兩件事辦得很順利，湘鄂贛農民運動講習所的雛形完成，只等生源與經費。

第三件事，則讓他強烈感到中國共產黨在一步一步地走向絕境。此時，中共中央遠在上海，可在更遠的（七千公里以外）莫斯科卻似乎甩開了上海的陳獨秀，而在武漢熱熱鬧鬧搞起了自己的一套。中共中央似乎是由兩班人馬在各行其是地指揮。

毛澤東根本就不認為來自莫斯科的指示能真正領導中國革命，他甚至對經典馬克思主義者的思想、體系亦有自己的見解。中國革命的實際狀況，讓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下層民眾的文化有了深刻認識。他認為，只有解決土地問題，才是中國革命之根本之道；用平民主義打倒強權統治，才是時代的潮流。

但這次特別會議讓毛澤東看到自己無論如何努力，都沒有人會認為他是對的。

在黨的內部，他太弱小。尤其是他開口閉口談到湖南農民問題，說：「中國如為德意志，湖南就是普魯士。」還自稱自己是東方普魯士，更讓那些所謂的革命者感冒。

儘管歷史已經證明毛澤東的所言所為是正確的，並且都獲得了成功，但在一九二六年底，國共兩黨內部的共同想法是：為了保證統一戰線和北伐順利進行，應限制農民的過火行為。鮑羅廷、陳獨秀一致反對現在就搞土地革命，他們想把所謂的統一戰線玩到極致，即：充分利用國民黨內部的蔣汪不和，用蔣介石的軍事勢力完成北伐，用汪精衛的政治勢力平衡制約蔣介石的組織。這樣的想法，在毛澤東看來太幼稚。他對中國人的人性有深入了解，他的老上司汪精衛、胡漢民之流，此刻在他眼裡只是些自高自大、夸夸其談的文官，靠他們不可能制約得了蔣介石。

毛澤東在會上嚴肅指出：「右派（指蔣介石）有兵，左派（指汪精衛）沒兵。即使右派有

「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他的話再明白不過了，共產黨不應該搖擺。然而，他的意見沒人接受，反而認為湖南的農民運動正在破壞國共合作。會議尚未結束，他就走了，又一次回到他的故鄉湖南，他想用事實來回答搞農民運動、搞土地革命的必要性。

此前，毛澤東已在老家韶山一帶農村搞了九個月的地下活動。對湖南農民的訴求，恐怕再沒有誰比他更清楚。當中共中央特別會議上很多人批評湖南農運過火，是「洪水猛獸」時，他一時拿不出更多的具體證據來證明湖南農運是好的。

所以，他想再回湖南，對農民問題做一次更加詳細的調查。要看看趙恆惕被北伐軍趕走後，湖南農民運動是什麼狀況，能否從中總結出方向性的東西。

這次回湖南，還有一個客觀原因：湖南全省農民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邀請他回湘指導。他在廣州發表的〈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已隨農講所的學員們在各地傳播，他已被人尊為農民問題專家。

十二月二十日，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會和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聯合舉行了歡迎毛澤東的大會，對他做了這樣的介紹：「毛先生澤東，奔走革命，動績卓著。對於農民運動尤為注重……此次革命軍勢力北展，先生為發展全國農運，奠定革命基礎起見，遂於前月離粵赴長江一帶視察農運情形。農民代表大會開幕時，曾電請先生回湘，指導一切……」

毛澤東興奮地在會上做了〈工農商學聯合的問題〉演說。深諳演講術重要性的他明確指出：「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就是農民問題。」隨後，又在兩會的閉幕會上作了〈關於革命聯合戰線問題〉的演說。

由於有毛澤東的指導，而他的身分又是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大會順利通過了四十項決議案，肯定農民暴力打擊土豪劣紳是「革命鬥爭中所必需的手段」。

毛澤東固執且愈來愈激進了，因懷疑共產黨內的那些左右兼顧的政策，他沒有在長沙兩會上傳達武漢中共特別會議的精神，反而利用自己的身分在會上會下把他的思考變為行動。他居住的望麓園一號一時成了那段時間湖南農民的基地，人流不息。他還抓緊時間，為首屆湖南農代會的代表辦了一次短訓班。

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至二月五日，毛澤東再次利用他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的身分，對湖南部分的縣進行了一次歷史性的考察。為此，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專門召開常務會議研究毛澤東的此行，決定派省黨部監察委員戴述人等陪同考察，要求各縣黨部協助做好考察工作。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長沙《大公報》發表省黨部通告：「中央黨部執行委員毛澤東，擬於日內分赴湖南寧鄉、新化、衡山、衡陽、湘潭、醴陵、寶慶、攸縣、武岡、新寧等十餘縣巡視黨務狀況……弄清毛澤東將湖南方面所要調查的六項內容會同考察。」

實際上，毛澤東並沒有按計畫對擬定的縣全部進行考察，他放棄了大部分，只考察了他需要考察的湘潭、衡山、醴陵和長沙等地。至於國民黨期待他考察的「各種糾紛之原因」、「宣傳

中央聯席會議的議決案」等六項內容，他並未在意。

毛澤東歷時三十二天，步行一千四百多里的調查研究是從四日開始的。他要看看被國共兩黨都視為「洪水猛獸」的湖南農民究竟幹了什麼？他想用事實反擊那些並不知真相、卻鼓噪不停的人。

毛澤東了解被他稱為「東方普魯士」的鄉親們，他的內心也充滿了對有幾百萬全國農民協會會員的三湘農民的褒獎。但顯然陳獨秀、張國燾及蘇俄顧問們是沒有深入過鄉村的，他們不會有對農民的感性認識。

由國民黨省黨部監察委員會主任戴述人陪同，毛澤東開始了考察。

首站，當然選擇自己的故鄉——湘潭縣。從長沙乘船到湘潭後，立即召開由其農協、工會、婦聯、商協、青年等組織的負責人參加的座談會。他做記錄的一貫方式是用毛筆快速書寫，一只小銅墨盒、一支毛筆、一疊紙成了他隨身不可缺少的物品。

五日到達銀田鎮的銀田寺。此地乃湘潭第一區農民協會所在地，它東距湘潭縣城二十多公里，南距湘鄉縣城二十五公里，距韶山大約也有二十公里。這裡的中共銀田特別支部是湘潭地區第一個黨支部。

銀田鎮雖是個小鎮，卻有水旱碼頭，是一個物資集散地。韶山沖的農民常常起五更、爬半夜，挑擔山柴到銀田來賣。毛澤東第一次離開鄉關，就是從銀田碼頭登船，沿著這條小河進入長沙的。

銀田寺原名靜安寺，供奉觀音菩薩。後因修繕時，在廟前的田裡挖出了一缸白銀，故更名銀田寺。

毛澤東對寺廟有著特殊的情感。除了他媽媽文七妹篤信佛教，自己也曾拜石觀音為乾娘外，更重要的是寺廟大多為公產，方便進出。可棲身借宿，也可聚集開會，還可遊覽散心。一九一九年底，他第二次去北京時，就住在北京福佑寺。在那裡，他第一次看到了《共產黨宣言》的中文本。

在銀田寺，毛澤東參加了歡迎會，晚上又分別召開農運積極分子和區鄉農協負責人的調查會，鼓勵農民大膽幹。果然，在他離開不久，銀田鎮負責治安的團防局長湯峻岩就被農民抓獲審判。

六日清晨，毛澤東等步行三十里，來到湘潭特別區農協所在地清溪寺。這裡人口不到千人，農協組織很有權威，大多數的土豪劣紳都被打倒，農民揚眉吐氣。

韶山沖離清溪寺約十里左右，聞訊從韶山趕來的老朋友毛福軒，與他一起走完了剩下的行程。

一九二五年六月中旬的一個晚上，毛澤東在韶山沖自己家的臥室裡，主持了毛新梅、李耿侯、鍾志申、龐叔侃等人的入黨儀式，領著他們肅立在列寧像前宣誓：「努力革命，犧牲個人；服從組織，階級鬥爭；嚴守秘密，永不叛黨！」這一天，毛澤東宣布成立了湖南農村第一個共產

黨支部：中共韶山特別支部。毛福軒為黨支部書記。

毛福軒對農運非常熟悉。在毛澤東面前，他毫不保留地介紹實際情況和遇到的問題。

清溪寺是韶山地區最大寺廟，全名為「清溪法海寺」，建築面積達三千方米，寺廟坐南朝北。與其他寺廟不同的是，這裡除了供奉釋迦佛、彌陀佛、觀音佛外，還有一座「關聖殿」供奉護法的關公。毛澤東的小弟弟毛澤覃曾在這裡讀過書。

在寺廟中召開了區農協幹部和農協會員座談會後，當晚一行人便住在寺內。

毛澤東與毛福軒挑燈長談，詳細了解農運情況，包括各種細節。毛澤東相信，韶山的農運是全省農運的縮影。他明白，調查愈仔細，說服力就愈強。

七日，毛澤東又一次踏上了故土韶山。上一次離開是十六個月前，湖南軍政首腦趙恆惕發狠心要逮捕毛澤東，並就地正法。當時正在韶山沖附近譚家沖開會的毛澤東得到消息後立刻回家，要弟媳王淑蘭雇一乘轎子，告訴轎夫是送一位郎中去長沙，然後從容地用開水泡點飯，吃罷，坐轎而去，就隱蔽在趙恆惕的眼皮底下——長沙。

回到韶山沖上屋場南岸的家，毛澤東有種衣錦還鄉的感覺。但他並未意識到，兩天後的離開，便再無機會回來；直到過了三十二年成為共和國開國領袖後，他才得以真正衣錦還鄉。

韶山，楚南名山。它左湘潭，右湘鄉，風雲際會；前金紫，後龍王，雨露同沾。這裡群山環抱，翠竹蒼松。史載：「韶山，相傳舜南巡時，奏韶樂於此，因名。」如果將韶山的版圖順時針方向旋轉一百八十度，竟然可以看到大中國版圖的縮影。

毛澤東的家在韶山冲上屋場，是一棟凹字型泥磚牆、小青瓦、土木結構的農會，十三間屋子各具功能。屋前是稻田池塘，屋後是有豐富綠色植被的山峰。

看著自己出生成長的地方，毛澤東十分感慨。幾年前，他就讓弟弟毛澤民把房產與大約二十三畝田地都給了鄉親。這些家產產生的效益，大多補貼到了革命活動中。

毛澤東的小腳弟媳王淑蘭在上屋場迎接他。見到王淑蘭後，他高興地露出了鄉音說：「四嫂，有冒有臘肉呀？好久冒吃家鄉的菜囉。」毛澤民在家族排行第四，按鄉裡習慣，人們都稱呼其妻為四嫂。

王淑蘭發出爽朗的笑聲，說：「都準備好了囉。有臘鴨、臘兔、臘雞、燻魚，還有紅燒肉、米麵，就等大哥上桌。」

原來毛福軒早已讓人在毛震公祠擺下了三十多桌歡迎筵席。湘潭特別區第一、第二鄉的鄉親們從四面八方聚到這裡，看望從這個偏僻小山村走出去的國民黨大官毛委員，為他接風洗塵。

毛澤東走進他非常熟悉的祠堂，驚奇地發現有不少婦女也在座，這可是大新聞。在男尊女卑的社會裡，女人是不能與男人同桌吃飯的，更不可能進入祠堂。

毛澤東順勢揮揮手大聲用家鄉話說：「今天吃酒，要讓堂客坐頭席！」

王淑蘭大聲回答：「我們是搭帶大哥才翻了身，今天要請大哥坐頭席。」

毛澤東笑了，笑得非常開心，只是臉上還有些靦腆。看來去年把王淑蘭帶出韶山是完全正

確的，她如果不去長沙見世面，今天就不可能如此得體。他大聲說道：「過去堂客受壓迫最深，除了跟男人們一樣受政權、族權、神權的壓迫外，還多了一層——夫權壓迫的苦楚，從來不可以進祠堂吃酒。今天婦女解放了，應該請你們坐頭席呀！」

在歡迎宴會上致歡迎詞的是毛澤東十三歲時的老師毛宇居，他率全家來參加歡迎會。

見到這位教了自己一年的老師，毛澤東頓生感慨。一九一九年母親病逝，是老師協助料理後事；一九二五年楊開慧母子回鄉，又是老師幫助張羅。家裡很多私事都是他在幫忙照顧。

毛宇居致完歡迎詞後，毛澤東握住老師的手說：「感謝老師歡迎，潤之見到老師很激動，在井灣裡讀書的情景歷歷在目。我還記得，鄉親們送你『韶山一支筆』的美稱，實當之無愧呀！」

毛宇居對毛澤東有種說不出的喜歡，他連連擺手說：「潤之過獎了。我只虛長你十二載，做老師也是緣分。還記得你讀書亂跑，我逼你以井台為題，寫一首贊井的詩嗎？」

毛澤東笑著搖搖頭說：「忘囉。」

毛宇居微閉雙目隨口念到：「天井四方方，周圍是高牆。清清見卵石，小魚圍中央。只喝井中水，永遠養不長。」

毛澤東聽完後雙手相拱：「老師過目不忘的好記性，學生自愧不如哇。」

毛宇居輕輕說：「那個時候你十三歲，我就知道韶山沖圈不住你，你的鴻鵠之志全在這五言詩中。我告訴你，你為你母親作的〈祭母文〉，我替你收好了。」

毛澤東吃驚地看著他說：「那更要感謝老師。今天晚上我住在上屋場，能不能給我看看呀。」

毛宇居說：「我已經謄抄了一份，就是給你準備的。」

和毛宇居聊完後，毛澤東端著酒碗用鄉音對鄉親們說：「我從銀田到韶山來，看到農民都起來了，掀起了農村大革命。過去雨神廟有很多流民，現在沒有了，他們有的參加了農會，有的在勞動，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韶山成了農民的天下。農民可以踏上土豪劣紳家小姐、少奶奶的牙床打滾，這是多大的進步呀。我毛澤東搞革命，就是為了解決農民的土土地問題。我所愛、所交的朋友都是穿草鞋的冒得錢的窮人。」

午飯後，鄉親們又在毛鑑公祠堂舉行盛大歡迎會。毛澤東即席作長篇演講：「謝謝鄉親們的厚愛，這次回來是想了解農民運動情況，三天來，我看到的、聽到的都讓我振奮。各位父老鄉親，世界是變化的，過去只有土車子，人靠步行，現在有了汽車，清早從湘鄉到湘潭買肉，還可以趕回湘鄉吃早飯。」

講到這兒，他話鋒一轉：「幾個月前，土豪劣紳還在作威作福。幾個月後呢，農民運動搞得熱火朝天，把幾千年的封建特權打得落花流水，地主的體面和威風都掃地了。現在『農民協會萬歲』、『農民萬歲』的口號喊得響亮。從鄉裡幾個月來的形勢對比看，不是起了很大的變化嗎？有人說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糟得很』，你們怎麼回答呀？」

鄉親們大聲回答：「那是放屁，農民運動好得很！」

毛澤東爽朗地笑了，說：「我同意你們的結論，農民運動就是好。農民協會還要更加放手地發動群眾，不要前怕狼後怕虎，反革命反對也不要怕，我們只會贏，不會輸！」

但是，革命是長期的，好比挖土，挖出幾條蚯蚓算不得什麼。現在革命剛開始，才打倒了幾個土豪劣紳，這好比指甲縫裡的污泥還只挖出了一點點。我們要徹底消滅土豪劣紳，實行耕者有其田，還得攢勁幹啊！」

毛澤東喝了口水，繼續用他通俗的、帶有強烈煽動性的話語演說：

「過去遇上災害，有人就到仙頂靈山上去拜菩薩求雨。我前年回來，有人對我說他的命苦，八字壞。信八字，望走好運；信風水，望墳頂貫氣。現在農民運動轟轟烈烈，只幾月光景，土豪劣紳和貪官污吏就一齊倒了台。難道是地主階級突然走了壞運，墳山突然洩氣了？」

土豪劣紳諷刺說：『巧得很囉，如今是委員的世界。你看！痾尿都碰上了委員。』的確不錯，城裡、鄉裡、工會、農會、國民黨、共產黨無一不有執行委員，確實是委員世界。但這也是八字、墳山出的麼？

巧得很，鄉下窮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墳山忽然貫氣了。神明麼？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農民協會，只要關聖帝君、觀音大士，能打倒土豪劣紳嗎？那些帝君大士們也很可憐，敬了幾百年，卻一個土豪劣紳也不曾替你們打倒。現在你們想減租，我請問：你們有什麼法子？信神呀，還是信農民協會？」

毛澤東的大實話時而引起笑聲，時而引起轟哄。大家都聽懂了，這位來自中央的毛委員是

支持農民運動的。他是從韶山出去的，一定不會欺騙他的老鄉親。

緊張的一天過去後，毛澤東在家中的床上久久不能入睡。但短短三天，農民的行動、農民的情緒，不但可以說明湖南農運的正確，這些「行動」和「情緒」還成為了他正在逐漸形成之思想的有力佐證。他在思考，究竟什麼樣的革命可以在中國這樣的國家取得成功？這是本質問題。

現在的事實已經證明，孫中山式的革命是失敗的。

陳獨秀、李大釗的書生革命也很難看到成功的希望，起碼從現在看很難。銀子在哪裡？

蔣介石呢？他的槍桿子能不能使中國革命成功？或許可以取得成功，但如果不解決土地問題，他蔣中正的成功亦肯定是曇花一現，或者支離破碎。

汪精衛呢？與他共事幾個月，應該說對他有所了解。這個所謂的政治家不過是花拳繡腿，他不會服從蔣介石，但他又搞不過蔣介石。

面對如此的形勢，中國共產黨能否真正成為一個領導全國革命的政黨？中國革命的模式必須是蘇俄的模式嗎？

對於蘇俄和共產國際，毛澤東還是尊敬的。但共產國際把中國共產黨看成是一個支部，顯然有問題。相隔萬水千山，如何指揮？那位蘇俄顧問鮑羅廷對農民的暴力行為為不但不為之興奮，還感到擔心。這只能說明他們僅能做一些金錢援助的事，而根本不了解中國，不知道千百年來，中國的朝代更替有很多時候是從社會的最底層——農民開始的。誰要想奪取勝利，誰就必須贊成

在奪取勝利的過程中出現的種種暴力。

讓毛澤東新奇的是，眼前湖南農民運動竟然是自發的。這說明農村的自身細胞在發生變化，農民有了新的社會需求。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引導這種需求？引導自發的暴力？

毛澤東想起建黨初期與蘇俄代表越飛在長沙見面的情形（這段歷史似乎尚未解密）。正是這位有著非凡口才的蘇俄代表與孫中山達成了一致，才有了國共合作，而中國共產黨建黨也是他一手促成並提供了經費。但毛澤東知道，在中共成立之前，蘇俄最先看好的是吳佩孚，只是這個秀才軍閥拒絕了外援。事實上直到一九二五年直奉戰爭時，蘇俄還在想方設法與吳佩孚聯合，並想扶持他成立中國政府。看來，中國共產黨在蘇俄人眼裡不過是一件比較稱手的工具。

想至此，毛澤東夜不能寐。雖然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但是中國革命的規律、組織形式與俄國不同啊。我們沒有工人，到處都是農民啊。

慢慢地，在他心裡形成了一個結論：無論誰來領導中國革命，離開了農民都是不可能成功的。這次調查還要再深入、仔細些，要把調查的結果變為鬥爭的對策，要讓國共兩黨的左派政治家們清醒過來。

毛澤東索性爬起來斜靠在床上，把油燈挑亮一點，又點起一根鄉親們送的很糙辣的葉子菸，拿起毛宇居送來的〈祭母文〉。沒看兩行，情感豐富的他便被眼淚浸濕了眼眶。身為人子，他自認為是不孝的，有機會見母親最後一面，但卻沒給母親送終，只趕回來參加了葬禮。

〈祭母文〉就是母親去世後他在靈堂前寫就的，當時正處悲痛之中，文本是其至性的流露。起行他用了十六句，總結母親的平生及養育兒子們所受的艱辛磨難：

「嗚呼吾母，遽然而死。壽五十三，生有七子。七子餘三，即東民覃。其他不育，二女三男。育吾兄弟，艱辛備歷。摧折作磨，因此遭疾。中間萬萬，皆傷心史。不忍卒書，待徐溫吐。」

接著用三十句讚美母親的博愛、慈祥、愛心：

「今則欲言，只有兩端。一則盛德，一則恨偏。吾母高風，首推博愛。遠近親疏，一皆覆載。愷惻慈祥，感動庶匯。愛力所及，原本真誠。不作誑言，不存欺心。整飭成性，一絲不詭。手澤所經，皆有條理。頭腦精密，劈理分情。事無遺算，物無遁形。潔淨之風，傳遍戚里。不染一塵，身心表裡。五德瑩瑩，乃其大端。合其人格，如在上焉。」

讚美了母親之後，他想到了母親的苦楚，於是寫道：

「恨偏所在，三綱之末。有志未伸，有求不獲。精神痛苦，以此為卓。天乎人歟？傾地一角。次則兒輩，育之成行。如果未熟，介在青黃。病時攬手，酸心結腸。但呼兒輩，各務為良。又次所懷，好親至愛。或屬素恩，或多勞瘁。大小親疏，均待報賚。」

母親的苦楚，正是自己應該去彌補的。母親不在了，她的盛德應該由自己秉承。他用八句來表述他的願望：

「總茲所述，盛德所輝。以秉惻忱，則效不違。致余所恨，必補遺缺。念茲在茲，此心不越。」
母親去世，對毛澤東打擊很大。正是母親的言傳身教，使 he 有了同情貧弱、樂於助人的品行。

這其中，還夾雜著他那時隱時現的戀母情結。他寫道：

「養育深恩，春暉朝靄。報之何時？精禽大海。嗚呼吾母，母終未死。軀殼雖隳，靈則萬古。有生一日，皆報恩時。有生一日，皆伴親時。」

看到這兒，毛澤東已淚流滿面，忍住悲痛看完最後九句：

「今也言長，時則苦短。惟挈大端，置其粗淺。此時家奠，盡此一觴。後有言陳，與日俱長。尚饗！」

毛澤東慢慢地放下詩稿，任眼淚流出眼眶，嘴裡輕聲念出他為母親寫的一副輓聯：「疾革尚呼兒，無限關懷，萬端遺恨皆須補；長生新學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處尋？」

二十七歲那年，毛澤東在幾個月內便父母雙亡。母親去世後僅過三個月，五十二歲的父親毛順生就因傷寒病去世。對父親的專制他一度非常反感，沒有回家奔喪，也幾乎沒去給父親上過墳。但七年多過去了，他的世界已發生了巨大變化。他想，無論世界怎麼變，都改變不了我是父親的兒子這事實——該給父母掃墓了。

第二天，原本打算去對面山上掃墓的毛澤東沒能如願。因為從早到晚都在開會、聽彙報或提問題。他愈發感到，應該趕快用事實來嚴厲譴責那些約束農民運動的人，要號召農民不間斷地暴力鬥爭。

在調查中，他發現農會忽視團結中農的問題，便嚴肅地告訴大家：「你們不要搞貧農一統

天下，把中農關在外面不好。中農占百分之二十左右，是一股了不起的力量，他們有很高的積極性啊！」實際上，他自己便是中農。

八日晚上，他到與韶山毗鄰的湘鄉縣徐家灣，在一個名叫胡中欽的黨員家裡召開了地下黨員大會，會議持續了三個多小時。

在會上，毛澤東深入淺出地對農民黨員們說：「一雙筷子折得斷，一把筷子難折彎，不團結就沒有力量。」他仔細地引導大家算了被地主剝削的帳後，說：「如果我們不團結起來打倒土豪劣紳，就會永世受苦。」他要求把真正受苦的人吸收到黨內來，並告訴大家如何做好保密工作。

九日凌晨，毛澤東悄悄回到韶山。但當天，毛澤東離開了韶山。面對那些熟悉的面孔，他反覆地說：「革命才開始。革命不成功，我毛潤之也不回韶山了。但要徹底消滅封建地主劣紳，打倒軍閥，趕走帝國主義，還得三四十年。」

一語成讖，他居然真的是過了三十二年才回韶山。但家鄉的一切始終在他腦海裡，揮之不去。

一月九日至十四日，毛澤東在母親文七妹的老家湘鄉縣待了一週。對這裡，他似乎比韶山更有感情。

九日上午，一行人離開韶山，步行經過楊林瓦子坪，來到位於唐家坨的外婆家與舅舅、表兄們見面。他堅信在這裡也能聽到真話。從兩歲到八歲，他由表兄帶領，在八舅父文正瑩的私塾

裡完成了學前教育，所以一到唐家坨，就去舅舅家開座談會。

見到舅舅與表兄後，毛澤東詳細詢問了唐家坨的農運情況。知道出十塊錢就可以加入農會，就受到保護，於是一些小的土豪也紛紛加入。不少一字不識的農民當了區農民協會的會長。地主被戴高帽子遊鄉，農會甚至有權力槍斃他們認為該槍斃的土豪劣紳。以前農村的條條框框似乎都被打破了，在「革命」的旗幟下，一切都在無序之中發生著天翻地覆般的變化。

舅舅告訴毛澤東：「唐家坨有了梭鏢隊，以前的都總團總都不起作用了。」

毛澤東笑著說：「我從小在八舅的私塾中讀書，《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都是在這裡啟蒙。《三字經》說『人之初，性本善』，但善是有前提的，前提是什麼呀？就是平等。而我們現在是生活在一個不平等的時代，怎麼辦？就只有革命。要革命就要團結，就要有自己的武裝。」

表兄文運昌告訴他：「農會現在禁止賭錢打牌，禁止抽鴉片菸，鄉裡的風氣好了許多。」

毛澤東連聲叫好：「好得很，好得很。」又嚴肅地說：「外國人說我們中國人是一盤散沙，不團結。別國群而不散，中國散而不群；別國強，我國弱；別國富，我國貧。這些問題人家說得沒錯。軍閥盛行，橫徵暴斂，把中國搞得四分五裂，人民流離失所。怎麼辦呢？要想中國富強，人民不受壓迫和剝削，就要起來幹革命，打倒列強，驅除軍閥。」

他還向舅舅和表兄們講述了北伐進展和武漢的大好形勢。

文南松問：「聽說你堂客又要生崽了？」

毛澤東做了個手勢：「七個月囉。開慧想要小女娃兒。」

文運昌說：「讓你堂客回來坐月子，到唐家坨來。」

毛澤東笑著說：「謝謝表哥好意。開慧離不開我，我也離不開她。」

八舅父文正瑩說：「你那兩個男孩子都好吧？」

毛澤東回答道：「他們和我小時候一樣，也是外婆撫養。不過比我好一點，我是一個人在外婆家，他們是和母親一道在外婆家。」

文正瑩問：「岸英六歲了吧。民國十四年你帶他來唐家坨，我看得出有你小時候的靈氣。」

毛澤東微笑：「岸英五歲，岸青四歲。我小時候很幸運有八舅父啟蒙，現在他們兄弟隨我浪跡天涯。」

文正瑩說：「讀萬卷書，也要行萬里路。只要做正事、走正道，就可以成大器。」

毛澤東朝文正瑩拱手道：「還借八舅吉言。」

當晚在舅舅家歇息。他沒休息，而是讓表兄文潤泉請來了三十多個大多姓文的農民，了解當地農運情況。

見大家不太明白地主究竟是如何剝削的，他便舉了當地土豪章詠華的例子：「章家每年收三千多擔穀子。但田是你們做的，穀是你們種的。章家的人不做一點事，專門吃喝。這就是剝

削。」

鄉親們恍然大悟，原來以為種人家的地、給人家交租是天經地義的事，誰知這是被剝削。於是鄉親們連連痛罵土豪的惡劣行徑。

第二天早飯後，由文潤泉陪同，一行人往湘鄉縣城走去。邊走邊談邊調查，途經沙田鎮，在上山嶺午飯後，路過龍洞鄉時，毛澤東召開了一個有上千農民參加的大會，進行革命鼓動。龍洞鄉在新中國成立後出了兩員大將：陳賡和譚政。

黃昏時毛澤東等人才到縣城，先去見了縣長姚彥文。姚縣長告訴他已接到省上通知，一切都安排妥當。然後人住湘鄉飯店，這是縣上安排好的。他的房間在右邊樓上一間大客房。

晚飯後，與戴述人、毛福軒、文潤泉等一起，參加了縣農協主要負責人調查會。在聽了當地農運情況後，毛澤東鼓勵說：「土豪劣紳是我們的敵人，他們是不會喜歡我們的。只有把他們打倒，才能鞏固農會。」

送走客人後，毛澤東坐下來梳理調查內容。一個強烈的感覺在心中形成，湖南農民正日趨向左轉，並渴望進入到另一個革命——土地革命。這是此前毛澤東並沒深思熟慮的問題。

短短幾天的走訪考察，毛澤東內心已產生巨大波瀾，此前只聽說農運如何如何，現在卻親眼目睹。從材料上看，湖南的農民協會會員已達兩百萬人，能直接指揮領導的群眾達到一千萬人。如此疾風暴雨般迅猛興起的農民運動，將會給中國帶來什麼？毛澤東清楚地知道農民最想要

什麼，他們要的是土地，以及向多年來壓迫他們的土豪劣紳算帳的機會。現在，這個機會正在到來。

可在廣州、上海、武漢，他所聽到的都是謾罵農協的聲音。罵農民激進、罵農民破壞了北伐、罵農民私自徵稅等等，說農民居然槍斃了共產黨工運領導人李立三的父親。張國燾甚至認為，過分激進的湖南農民運動正在葬送國民革命的前途。黨的領袖陳獨秀等人也異口同聲，說在中國搞共產主義運動，絕不能從農民運動開始。

奇怪的是，老毛子在湖南農民運動中也沒少花錢啊，他們既然不同意徹底的土地革命，又為什麼要給湖南農運提供經費呢？

面對種種情況，毛澤東迷茫著，無法清晰地回答。但在他心靈深處，有一個信念始終沒有滅：在湖南，工人見不到幾個，農民卻漫山遍野。為什麼中國革命就一定要像蘇俄、像歐洲一樣從工人開始？一定要用數據、事實說話，要說服黨內明白，如果黨不指導農民革命，實際就是反革命。

在思考、在視察的毛澤東列出了六個主要問題：農會組織情況；有多少區鄉農協；有多少會員；農民武裝情況；農民對農協有什麼看法；有沒有反對農協的。

接下來，他用了整整四天時間，邀集縣工會、商協、學聯、婦聯、青年等群眾組織的負責人座談。

各種情況、各路數據在毛澤東的筆下匯聚。他愈發感覺到湖南自發性的農民運動，正在無

序地裂變膨脹。表面看，國民黨的機構有在管理，實際上完全不是那麼回事。這對於共產黨是個絕好的機會，是個奪取鬥爭勝利的機會。在革命的蕩滌時期，共產黨必須無條件支持農運，只有這樣才能贏得農民，確切地說是贏得人民的支持。要盡快把自己的這些思考表達出來。

在視察過程中，毛澤東亦開始不知不覺地運用手中被無形賦予的權力發號施令。當他聽說湘鄉把一些激進、甚至打砸搶的農協幹部關進縣監獄時，立刻以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的身分批評了縣知事。隨即，這批在押的農協幹部全部被釋放。這下子，幹部們的膽子就更大了。

十三日上午，其農協在東皋書院召開了一個百人大會，各部門負責人參加。毛澤東應邀報告。

他一上台就風趣地說：「我是湘潭韶山人，名叫毛澤東。民國元年，我在貴縣東山學堂讀過書。我母親就是湘鄉人，這裡也是我的老家。」接著，話鋒一轉，說起何為「革命行動」來：「有人問，什麼是農民的革命行動？我說：出土豪劣紳的穀，奪土豪劣紳的豬，坐到少爺小姐的床上去，都是農民的革命行動……」

毛澤東不厭其煩，用農民聽得懂的語言和深入淺出的道理，把他對革命的認識和期望講出來。

下午，他讓毛福軒負責農協武裝工作的鄒祖培到飯店他的房間，了解禁賭禁菸的情況。得知他們燒了幾百支菸槍和十幾擔麻將後，高興地說：「好得很。但是，你們的農民武裝還沒搞

好。縣裡的那個團防局為什麼不接管過來？建議你們縣在今年夏秋組織十萬農軍。」

鄒祖培為難地說：「哪裡有這麼多武器？怎麼管理？」

毛澤東烤著火，想想後說：「武器嘛，主要用梭鏢。如何管理，那就從現在起開辦農民訓練班，到時候就有人管理了。」

毛澤東還抽出時間，到離縣城八里路的泉塘、湘鄉第十區五鄉農民協會進行調研。

十四日，毛澤東一行人離開縣城從西南處的張江渡口渡過濂江，向蕭家沖走去。

蕭家沖實際是一條十幾里路長的山道，道路兩旁座落著許多村莊。

在二十三區農協辦公地址易道堂，聽取了二十三區農民委員長方續良等人的彙報。

在毛澤東的包袱裡，記錄紙愈來愈厚了。腦海中已有了將要寫的文章雛形，他感覺自己的世界觀每天都在變化。多麼好的時代呀，可謂「萬山紅遍，層林盡染」，誰主沉浮的問題已經可確定，就看誰能抓住契機。他囑咐隨行的毛福軒，千萬要收好所有的記錄。

當晚在方續良家歇宿。

接下來，毛澤東一路南行，越過湘鄉和衡山的界限——分水坳，進入了衡山境內。在這裡他盤桓了九天。

十六歲的時候，毛澤東沿湘江到過南嶽衡山燒香，那次朝山進香是為了還母親的願。文七

妹生病時許願：如果病好了便去還願，同時還是替自己還願，因為母親曾向南嶽觀音菩薩許願，祈求保佑兒子健康成長。那次，他選擇了「拜香」的方式去進香，每行走二十一步便跪拜一次。他目睹了燒高香的程序，對祝融播火也有了強烈的感受。多年後他寫過一篇著名的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知是否受到南嶽祝融的啟發。

在衡山，毛澤東首先選擇了湖南軍閥趙恆惕的家鄉白果鎮調查。一年多前，正是這位趙省長下達了逮捕毛澤東的密令，如今他自己已被北伐軍趕下台，不知去向。

白果是衡山西北邊緣一個小鎮，對於這裡的農民運動，毛澤東大致了解。

一九二三年，此地就成立了岳北農工會，但很快被趙恆惕鎮壓。僅過三年，大規模的農民運動又捲土重來，成立了岳北農民協會。一大批廟宇都被充作農會所在地。

毛澤東對湖南農民運動的套路已掌握不少，但尚需大量佐證材料。所以一到白果鎮就召開座談會。

岳北區農民協會委員長趙國城也是毛澤東的老熟人。兩年前，正是毛澤東派他回岳北工作的。

在現場看了自衛隊長槍隊和短槍隊的表演後，毛澤東對趙國城讚賞地說：「你們幹得好哇，就像孫大聖鑽進了鐵扇公主的肚子裡一樣，在他趙省長的袍衣裡鬧起革命來。我看呀，要用這南嶽衡山的革命烽火去點燃其他幾個『嶽』，讓革命風暴席捲整個民國。但要記住，武器只有由工人、農民掌握，才靠得住。」

中共衡山地委書記叫向鈞，是楊開慧舅父向明卿的兒子，即楊開慧的表弟。他因身分沒有公開，為出於保密，便委託以省工運特派員身分來衡山工作的陳新憲替他去白果接待表姐夫。

這天，衡山縣農協執委陳新憲向毛澤東彙報了農民協會占領寺廟要趕走和尚的情況，說：「區農協在南嶽大廟開成立大會，廟裡的方丈以南嶽佛教協會的名義貼出標語，說和尚是真正的無產階級，要求留在廟裡。我們不知該怎麼辦？」

毛澤東微笑一下指出：「南嶽是名山，廟大產業多，向來香火旺盛，廟產地租遍及省內外。我親眼目睹大和尚穿的是綾羅綢緞，吃的也不差，有租有錢，算不得真正的無產階級。」

陳新憲問：「那我們趕走和尚做得對？」

毛澤東點點頭，點燃一支剛剛捲好的葉子菸，抽了兩口後接著說：「廟產祠產各地的情況不同，你們衡山特殊些。白果祠堂多，南嶽廟宇多。閒地閒產可以利用，廟產也可拿出一些辦農民夜校。做公益事也是普度眾生呀。」

陳新憲又問：「那些聚族而居的地方，宗族觀念該如何打破？」

毛澤東想了想說：「好辦。第一，防止土豪劣紳利用宗族觀念進行挑撥；第二，嚴禁他們參與分配祠產廟產，讓他們無法得到利益；第三，每做一件事都和農民講清楚意義和方法，不給土豪劣紳藉口，這樣就可以達到目的。」

臨近年關，到處都在忙，年味愈來愈濃了，而毛澤東的調查也愈來愈細了。

十七日，一行人到福田鋪考察，住在福田鋪街上王春和飯鋪。毛澤東在福田鋪召開了幾百人參加的群眾大會。晚飯後，又在區農民協會所在地——聖帝廟召開座談會。到會的有十三區、十四區、十五區等區的農民協會幹部。

十八日一大早，有位農民來到毛澤東住處，有些激動地說：「毛委員，我家裡有頭牛，腿跌斷了，不能耕田了，我想把廢牛殺了換頭新牛。但農會有規定，不准殺牛，農會幹部作不了主，特來請示你。」

毛澤東聽後說：「縣裡這條規定很好，農民應該遵守。耕牛就是我們農民的命根子，要懂得愛惜牠的。但辦事要從實際出發，殺了廢牛買好牛，不損害群眾利益，為何不好呢？」

除了處理具體事情外，毛澤東還去商店調查營業額、捐稅、工資、貨路來源等。同時找來福田鋪、宋橋等地的開明紳士座談，了解正反兩方面的情況。

對各種數據進行分類統計後，他發現在農會中，貧農占九成，這進一步證明了農民革命具有深厚的基礎。如果在這個基礎之上，附加上組織，那一定是事半功倍。於是，他開始反覆強調革命的組織問題。

在出席中共衡山地方執行委員會召開的歡迎會和新黨員宣誓會時，毛澤東指出：「當前的任務還是大搞宣傳，用革命的聯合反對反革命的聯合，要大量吸收煤礦工人和農村貧農入黨。」

結束了福田鋪的考察，毛澤東一行人繼續向東南衡山縣城方向行進。不到半天時間，來到世上沖。

這裡是戴述人的家，毛澤東乾脆就住在他家——戴家公祠。戴述人的母親很賢慧，對毛澤東非常熱情，為他單獨安排房間。

當天下午，召開了由世上沖十名黨員及區鄉農會骨幹參加的座談會。晚上，又去世上沖農會所在地——章堂小學，為農民夜校上了政治課。他就「為什麼要辦夜校」，及「如何辦好夜校」作了精彩演講。

二十日，毛澤東進入衡山縣城，見到了地委書記向鈞。向鈞連聲說：「表哥，抱歉得很啊。」毛澤東笑著說：「你的情況我清楚，我在衡山考察，你不出面比出面還好。至於歡迎嘛？你歡迎，我來了。不歡迎，我也來了。你是霞姑的表弟，自長沙一別，又是好長時間不見面了。來衡山不見你，回去怎麼跟你表姊交代啊！」

向鈞忙說：「表姊和兩個外甥都好吧？」

毛澤東點頭道：「你表姊還要我趕回去過小年啊，所以，此地的調查時間得要抓緊才行。」向鈞知道毛澤東的脾氣，認真地說：「放心，我都準備好了。」

毛澤東被安排住在湘江畔的康王廟，廟前就是滾滾北去的湘江。

當晚，向鈞主持召開了中共衡山地委執委會會議，既向毛澤東彙報工作，又請他指示。

二十一日上午，中共衡山地委和縣農協會舉行「歡迎毛澤東蒞臨衡山暨新黨員入黨宣誓大會」。

看到各地農民入黨的積極性高漲，毛澤東益發證實自己對組織問題的想法是對的。他開始著急起來，湖南這把燒得正旺的熊熊烈火，該由誰來接管？若沒有後續能量，這把火一定燒不長啊。

二十三日，在國民黨衡山縣黨部和縣農協舉行的歡送會上，毛澤東作了長篇講話。他沒有理會一月二十日湖南省政府省黨部的關於農民「不得阻穀抗租，不得直接逮捕劣紳，要速繳認捐」的通令，而是再次號召農民團結起來，要提防反動派破壞，要奪取地主豪紳的武器，發動農民武裝。要搞聯合，搞團結，團結才有力量。他告訴農民：大團結就是大力量。

當地的國民黨負責人並不清楚，此時蔣介石正在努力把南昌變為首都，唐生智正在為取代蔣介石而利用俄國人。他們更不知道，在中共黨內，毛澤東的言論並不被當局看重，甚至是被反對的。

他們只知道，這位瘦高的湖南老鄉是中央的人，是代表中央來的，對他的接待要高規格，他的所有要求都要滿足。只是奇怪，上層來函說毛先生要巡視黨務狀況，可他似乎對黨務並不熱心，反而是對農協很感興趣。只要聽說有農協成員被抓，不管犯了多大的罪，他都馬上要求黨部出面立刻放人。這是為什麼呢？

毛澤東並沒有機會回答為什麼，可他覺得自己已經有資格回答另外一個問題：中國革命要取得最後的成功，必須打一場土地革命戰爭，農民應該成為革命的主力。

但他也清楚，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政黨，馬列主義學說也是工人階級革命的學說。可他堅持認為，馬列主義一定不會墨守教條的，列寧正是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才使得蘇維埃獲得成功。這就證明馬列主義應該是動態的，是要與實際情況相結合的。

在毛澤東的腦海裡隱約有了些朦朧的東西，這些東西與中國歷史上的所有革命開始碰撞。結果是什麼，他現在無法知道，但他知道，此次考察意義重大，他要為農民運動辯護，同時也是為自己辯護。

衡山之行情，有一段對話他沒有記錄，卻深深地印在了腦中。那是在歡送會前與衡山縣婦訓班的學員見面。他問縣婦女會幹部張瓊：「趙恆惕鎮壓農民運動，那個時期你們是怎麼過的呀？」

張瓊說：「冒得辦法，心裡憋火，任那些族長老爺欺侮。」

毛澤東問：「當初鬧農運的人都跑了吧？」

張瓊說：「是叻。我有個表兄被縣團練追抓，他無路可逃，就逃到東邊江西地界的金剛山（井冈山）去了。我後來聽他說，那裡山高皇帝遠，山上還有『山大王』，是外人很難進去的地方，安全得很呢。」

毛澤東眼睛一亮，山高皇帝遠、山大王、金剛山，將這三者放在一起，著實讓人神往。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毛澤東一行結束了衡山的考察，從衡山湘江渡口登船，北上長沙。在小年的前三天，風塵僕僕回到長沙望麓園一號與妻兒相聚。家裡準備好了過年的東西，新請的佣人陳玉英正忙前忙後。

看看懷孕七個月的妻子，毛澤東內心充滿喜歡。對這位十七歲與自己戀愛，十九歲便與自己同居結婚的女人，他的內心充滿感激。一九二二年，受陳獨秀委託，他在長沙組建共產主義小組。當時經費緊缺，是楊開慧動員母親把父親楊昌濟去世時北京大學同事送的奠儀費捐出來作為活動經費。那年的六月二十九日，與何鬍子（叔衡）去上海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就動用了這筆錢。

中共一大結束後，代表們每人領到五十塊銀元的差旅費。這是一筆不小的錢。領了錢的毛澤東沒有向西南回長沙，而是向西直奔南京。他要去見一個人，此人是他的舊愛叫陶斯詠，正在金陵女子師範大學暑期進修。如果不是她父兄強烈反對，她早成為自己的堂客了。

陶斯詠比毛澤東小三歲，也是湘潭人，有「長江以南第一才女」美稱。她在出任湖南各界聯合會副會長時，毛澤東還只是理事。兩人在新民學會相識，又一起開辦了「文化書店」。在向警予、蔡和森、蕭子升等一班朋友的眼裡，他倆是天造地合。而把自己當成「革命人」的毛澤東，在男女關係上是浪漫的，也知道陶斯詠心裡有他。當年創辦長沙文化書社時，陶斯詠慷慨地入股

了十塊銀元。他並且認為，陶為了他而拒絕了湖南省學生聯合會主席彭璜的熱烈追求。

南京相見，毛澤東的心就如火爐（南京號稱是中國三大火爐之一）。他滿頭大汗地說：「南京的天氣讓人像在火爐裡一般，我們望梅止渴說說寒冷吧。」

陶斯詠沒想到這位自己愛過的男人，在結婚半年多後還會來看她。毛澤東英姿煥發的風采和辦事果敢的氣質曾讓她傾慕不已，只可惜兩人有緣無分。見毛澤東提到寒冷，她心有靈犀地想到了那年元旦，那天長沙新民學會的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周南女校集合。她說：「元旦那天漫天風雪，我們在周南女校裡合影，你還記得嗎？」

毛澤東笑了，還有什麼能與彼此心靈相通更讓人愜意呢。他說：「怎麼不記得，新民學會新年大會在大雪滿城、寒光絢爛、景象簇新之中召開。真是別有一番滋味呀。」

陶斯詠看著正抽菸的毛澤東笑著說：「大會號召戒菸戒酒，看來你是戒不掉了。」

毛澤東以他特有的靦腆笑笑：「我也算得上是癮君子了。只是菸這個東西，給我帶來靈感。困難的時候，它給我解憂；高興的時候，它給我添彩。想戒，但要容我慢慢戒。」

離開南京時，毛澤東寫了一首詞〈虞美人·枕上〉：

堆來枕上愁何狀，

江海翻波浪。

夜長天色總難明，

寂寞披衣起坐數寒星。

曉來百念都灰燼，
剩有離人影。

一鉤殘月向西流，
對此不拋眼淚也無由。

關於這首詞，楊開慧看到後堅持認為不是為她寫的，她知道毛澤東去了南京，也知道陶斯詠與毛澤東有過戀情。

兩人大吵一架後，開慧一直傷心著。雖然她很快追隨丈夫成了中共第二位女黨員（中共第一位女黨員名為繆伯英），但內心充滿哀怨。這件事如同一個炸彈掉在她的心頭上，她感覺自己猛然被這「轟隆」一聲幾乎毀了。直到一年半後，毛澤東寫了表達親暱、憐愛、懷念的〈賀新郎·別友〉後，她才平靜下來，但對丈夫的依賴更強烈了。

揮手從茲去，
更那堪淒然相向，
慘然無緒。

眼角眉梢都似恨，
熱淚欲零還住。
知誤會前番書語。

過眼滔滔雲共霧，
算人間知已吾和汝。
曾不記：倚樓處？

今朝霜重東門路，
照橫塘半天殘月，
淒清如許。

汽笛一聲腸已斷，
從此天涯孤旅。
憑割斷愁絲恨縷。
我自精禽填恨海，
願君為翠鳥巢珠樹。
重感慨，淚如雨！

她大概並不知道，作為職業革命人的毛澤東，在幹革命與寫詩之間是判若兩人的。寫完這首詞後不久，毛澤東便興奮地參加國民黨一大，並被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他並沒有「從此天涯孤旅」，而是很快把老婆孩子以及湘籍佣人接到了上海，在英租界裡過著團聚生活。

見到分別三十多天、考察歸來的丈夫，楊開慧很高興，說：「潤之，最近我常常想起我們在北京紫禁城外護城河邊散步的時光。」

毛澤東曾寫了一首名為〈菟絲〉的詩，勸已做兩個孩子媽的楊開慧不要過分纏著丈夫：「人生莫依倚，倚事不成。」但不起作用，他只好妥協。只要有可能，便總是把家人帶在身邊。

楊開慧見丈夫沒反應，接著說：「還記得我在北京福佑寺數你手上的夢嗎？」

毛澤東樂了，當年的情景如在眼前。那時他正在讀最早中文版本的《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激烈的思想打動了他。他感覺，自己的思想在自覺地向馬克思主義靠攏。後在給《湘江評論》寫創刊宣言時，他激動地寫道：「時機到了，世界的大潮捲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閘門動了，且開了！浩浩蕩蕩的新思潮業已奔騰澎湃於湘江兩岸了！順它們生，逆它們死……」

那個時候，毛澤東並沒有過多考慮「革命」一行將帶來的前景是什麼？更沒想過要如何奪取政權，只是一個二十七歲、第二次走出省門的年輕人的衝動。可與他相愛的楊府千金卻發現他雙手有十個夢，開玩笑說他有皇帝命。他反問：「你有幾個夢？」答：「一個，命苦。」

毛澤東只是在內心回憶那個場景，嘴上卻說：「霞姑，你幫我整理一下筆記，很多呢，這一次收穫不小。我要去找羅邁（李維漢），向區委報告詳細情況。湖南的農民運動我看好得很，我們必須糾正一些不看好農運的錯誤，不能讓農民運動落入另一種思潮的陷阱。」

楊開慧雖然並不太明白毛澤東此刻的思想，但從他眼神中可以看出重要性。便問：「還有

三天就是個年夜，你打算怎麼過年？」

毛澤東穿上已洗得泛白的灰布長衫，說：「還未知，等見了羅邁他們再作決定。」

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五日，毛澤東為準備赴法國勤工儉學，平生第一次走出湖南，目的地是北京。同行的二十四人中就有現任中共湖南區委書記羅邁，他是毛澤東創建新民學會時的同伴。

見到羅邁後，毛澤東開門見山地講了在韶山、湘鄉、衡山等地的所見所聞，分享了他的一些思考。他說：「現在看，共產黨很難依靠國民黨完成革命，蔣介石也不可能成為共產黨擺脫帝國主義統治的最好工具。但農協是！農協很可能是我們完成革命的主力軍，我們必須盡最大努力保護好他們的積極性。」

羅邁告訴了他中共中央委員會一月八日發表的政治報告內容。

政治報告中提到：「在北伐軍所占領的湘、鄂、贛等省的民眾運動，的確是已走入革命道上……這次中國社會內層的震動，較之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更為深刻。惟民眾自己尚缺少武裝力量，而反動派社會仍極深厚……設使現時的軍事失敗，必不免來到一極大的反動。」

在報告中提出的目前最主要的三件工作中，針對民眾的是：「幫助國民政府解決目前財政上的種種困難……促進士兵與民眾間親密的關係……只應提出剷除『貪官污吏』、『剔除中飽』的口號，而不能提減輕人民負擔的口號。」

知道這些內容後，毛澤東激動起來，他向羅邁提出了反對意見，說：「我們實際上已經讓

那些「反動階級、甚至革命政府內部的一些人不安了。如果我們繼續賣力地為消除國民黨的恐懼而打壓農民運動，結果會怎麼樣？你說！」

羅邁同意毛澤東的總體看法，但對他把農村的流氓、鄉間痞子也歸類到革命者中來，稱他們「最革命」是「先鋒」的說法給予了糾正，說：「這些人的確具有革命性，在農運興起的地方，打先鋒的常常包括這些人。但我們必須對他們作一分为二的分析，因為這些人是極易動搖的。如果不對他們進行改造，那他們對革命甚至會有破壞性。建議潤之兄在撰寫報告時，不要對這些人作肯定。」

毛澤東點點頭，表面接受了這位省委書記的建議，但他心裡並沒有改變自己的判斷。他堅持認為要攪動千年不變的鄉土中國，就必須鼓動無產階級做革命先鋒，這是有歷史經驗可鑑的。

羅邁還建議他利用這次機會，再多跑些地方。他笑著說：「當年潤之兄和蕭子升體驗叫花子生活，不帶分文，扮作乞丐，遊走了五個縣，很不易呢！」

毛澤東也笑了，那是他年輕時一次有趣且值得自豪的冒險。他說：「那次是想通過叫花子職業，來測探人們的心態，同時鍛鍊自己的生存能力。記得過湘江時，冒得錢付船資，有個老重要幫我們付，我們拒絕了，差點同船夫打起來囉。」

羅邁說：「現在條件好多囉。」

「好，一鼓作氣，有始有終。年也不過囉，抓緊調查！」毛澤東說。

在長沙停留了兩天，並和楊開慧到長沙郊區做了一些考察後，毛澤東再次出去，這次他去了醴陵。依舊是由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執委戴述人陪同，株萍鐵路總工會負責人吳漢卿也陪同前往。

這天是農曆十二月二十四日，俗稱「小年」。楊開慧不想讓丈夫走，但毛澤東還是走了，他不想改變計畫。

中共醴陵縣委書記羅學瓚是毛澤東在省立第一師範的同窗好友，兩人亦是湘潭同鄉。老朋友相見都很激動。

毛澤東一直記得一九一八年送羅學瓚、羅邁等人去法國留學後，時常接到他們從法國的來信，勸他出洋。羅學瓚曾在信中說：「潤之兄啊，你是一個有志的人，是我們同伴中所欽佩的人。你如何帶一個頭，權且努力於研究學問的事呢……惟弟甚願兄求大成就，即此刻宜出洋求學……」可毛澤東當年為何未出國留學，至今依舊是個謎。

由於有了之前在湘潭、湘鄉、衡山考察的經驗，毛澤東一到醴陵，首先索要現成的書面報告、報表、統計資料等。當晚，便在羅學瓚的臥室召開了中共地委委員、國民黨縣黨部執委及部門負責人彙報會。會議結束後，毛澤東和羅學瓚長談至深夜。

醴陵，地處湘東邊陲，湘贛要衝，水陸交通方便，是湖南戰略要地，素有「吳楚咽喉，湘東明珠」之稱。

有老同學在此主持，毛澤東的調查更是得心應手。在衡山時，已召集過開明紳士座談。這

一次，他要求開一個全縣各區有代表性的農民和紳士座談會。每個區來一個真正的農民和一個頂著名的紳士，年齡在五十到六十之間。

座談會準備期間，他先連續三個晚上在住地——先農壇召開各地支部書記和區農協委員長座談會。

先農壇在縣城東門，是當地祭祀神農氏的地方，現已成為中共醴陵地方執委會和其農協所在地。

在這裡，毛澤東得到了更多的數據，他的頭腦愈發清晰起來。比如：農民自治問題，這是個政權問題。想奪取政權，先要明確了解如何奪取。目前農民使用的方法很簡單：抗租不交。但這樣能奪取政權嗎？

毛澤東不由自主地搖搖頭，心道：必須考慮如何加強領導建立政權問題。但這也涉及另外兩個問題：保守與激進。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掌舵人顯然喜歡前者，他們只敢改良，而不敢改革，更不敢真正革命。究其深層次原因，是他們不了解中國農民啊。

羅學瓚對他提到國民黨縣黨部宣傳部長李味農的問題，說：「味農對陳獨秀以及中央的觀點持贊同態度，認為農運過火了，結果與醴陵的同志頗有不合，工作開展遇到阻力。」

於是，毛澤東把李味農請到先農壇正廳樓上，耐心而委婉地對他提出了批評：「你是好好先生，卻不懂革命理論。被壓迫階級受層層壓迫已久，若不將壓迫階級無情壓制，被壓迫階級就不能得到徹底翻身。我們共產黨人應該為暴力行動和農民奪取地方政權而感到高興。」

李味農說：「想必你也知道中共中央的政治報告內容了，農村的暴力行為正在引起國民政府一班人們反對浪潮。中央也認為，這可能會導致國民黨統一全國的行動受到極大影響。」

毛澤東沉默了，中共中央的右傾思想已經波及年輕的共產黨基層。這種自上而下地為國民黨擔心，很可能使已經自發點燃的農運火焰遭到撲滅。必須加快速度拿出可靠數據，並由此提出新的觀念，證明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現在的鄉村之封建政治。他沒有與李味農爭執，但在接著給醴陵民眾訓練班七百多師生作報告時，繼續強調支持農村的自發暴力行動。他富有激情與極其煽動性的講話，無疑得到了熱烈的響應。

一月三十日上午，毛澤東參加了在文廟坪召開的農協會員大會，並發表了題為〈北伐戰爭後的形勢和農民運動的任務與方法〉的長篇演說，對醴陵農民運動給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讚揚。

他高聲說道：「農民協會成立半年來，壓在窮人頭上幾千年的封建宗法勢力就被打個落花流水。孫中山先生致力於國民革命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成的事，農會幾個月就做到了，好得很啊！」

二月一日是除夕，漫天大雪使醴陵大地白皚皚一片，寒風吹過，發出嗚嗚的嘶鳴。

按原定計畫，今天去離縣城二十五里的東鄉東富寺，那是一座建於明代的廟宇。

陪同的縣農會委員長孫筱山問：「這麼大的雪，還去嗎？」

毛澤東雙手搓著臉頰，笑著說：「岑參有詩曰：紛紛暮雪下轅門，風掣紅旗凍不翻。我們

正好踏雪尋革命。」

一行人在風雪中朝東富寺前進。走在「咯吱咯吱」的雪地上，毛澤東觸景生情地說：「你們看，山上、樹上、路上、房子上，一切都被白雪覆蓋住了，彷彿世上所有的塵埃在這一時刻都被蕩滌了。我愛這樣的世界。」

孫筱山說：「我看革命的目的，就是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毛澤東說：「講得好哇。今天的暴力，就是為了求得明天的和平。我們腳下發出的『咯吱咯吱』的響聲，這就是革命鬥爭的進軍號角。」

他的話，引得大家大笑起來。

東富寺始建於明代，有三千多平方米。毛澤東走進寺內後，邊拍打身上的雪邊問：「東富寺，富字上為何沒有一點啊？」當地農協的人答到：「富貴無頂的意思。」毛澤東點點頭說：「哦，貧窮有底，富貴無頂呀。」

他走到寺內戲台前，看看台口的對聯，念道：「演出善惡忠奸，分明報應；看破紅塵得失，畢竟循環。」念罷若有所思。

毛澤東被安排住在四進左側堂。當天晚上，農民協會擺了一桌豐盛的晚宴，都是毛澤東愛吃的菜。

孫筱山端起一碗水酒說：「今天是除夕，毛委員遠道而來，實在難得，我們敬毛委員。」

毛澤東放下手中的葉子菸說：「中國人們傳統是過年放鞭炮、全家團圓，今天我在這廟裡過年，為的是什麼呢？為的是我不相信農民弄得鄉裡不安寧。土豪劣紳怕黑腳桿子，嫌棄翻開腳板皮有牛屎臭的農民。我毛潤之不嫌棄，我喜歡農民，我願意和農民一起過年。來，乾杯！」

大年初一（二月二日），毛澤東請來農會骨幹、自衛隊長、婦女和青年工作負責人座談。接著又冒雪在東富寺前坪，召開了有一千多農民參加的大會。他給農民拜年，表示自己大開眼界，大聲說農運好得很。

毛澤東用極富情感的聲音說：「東富寺『富』字上邊少了一點，農民怎麼才能把少的這一點寫上去？這一點到底是什麼？是用筆寫嗎？東富寺一帶並不缺少有文化的人，但是，添上這一點難道就富裕起來了嗎？顯然，這一點不是用筆寫上去的。缺少的一點是什麼呢？是農民的造反精神。其實這一點早就有了，但是被土豪劣紳掠奪去了，他們把富裕鎖在了他們的糧倉裡。」

三日上午返回縣城，一行人乘火車到姚家埧，去了涑口。

孫筱山帶路進了涑口伏波廟，這裡是農協和女子聯合會的所在地。孫筱山介紹，這座廟是為紀念漢代伏波將軍而建的。

毛澤東見一些菩薩堆在一邊，問：「這是幹什麼？」

孫筱山答：「請他們偏安一下，讓我們無產階級來辦公。」

毛澤東笑著說：「穩健！穩健！」

在當天晚上的座談會上，毛澤東聽取了各方面的彙報後，針對把寺廟作為辦公地點而搗毀菩薩神像的問題，提出自己看法：「農民敬了幾千年的菩薩，農會成立只有半年，就把菩薩打掉了，真是半年勝於千年。但我們也要看到，菩薩是誰立起來的？是農民自己。現在，農民並沒有普遍覺悟。如果不分青紅皂白就採取一律打掉的做法，那就簡單了。我們要相信農民，到了一定時期，農民會自己動手丟棄這些封建迷信。我們要做的的工作是什麼呢？向《孟子》學習：『引而不發，躍如也。』我看這句話對農運工作很適用呢。」

一九二七年二月四日，毛澤東結束了考察，回到長沙望麓園，這天是大年初三。楊開慧忙讓傭人陳玉英把準備好的臘味都做上，有蒸糟魚、紅燒肉、無骨臘肉、辣椒炒臘舌等。岸英、岸青高興地滿屋跑。

毛澤東享受著天倫之樂，但他心中並沒有平靜，他一刻也放不下農民運動。

已約好羅邁等人再向中共湖南區委報告，要說服他們改變對待農民運動的錯誤觀念，並要求他們以區委的名義向中共中央寫報告。

毛澤東對楊開慧說：「寧鄉、新化等縣這次就不去了，時間不夠。我要盡快把報告寫出來。」

楊開慧表示看了他的筆記，感覺耳目一新，問：「我發現你的調查絕大多數都是在廟裡進行的。」

毛澤東樂了：「看來霞姑是個有心人啊。你設想一下，在傳統的宗教寺廟中，做反傳統的

革命活動，是不是很有趣啊！」

楊開慧說：「你無非是想說，共產黨人的革命就應該在已有的傳統基礎之上進行，對吧？」

毛澤東看看楊開慧，然後伸出了大拇指，說：「你說得對。如果脫離了自己原有的基礎去鬧革命，我看成功的可能性不大。」

楊開慧問：「你準備在長沙寫報告嗎？」

「不，我想盡快回武昌。從各方面得到的消息看，南昌的蔣中正與武漢的國民政府會有大麻煩。武漢已舉起了反蔣的旗幟，可能很快有相關的會議，我需要鄧演達他們的支持。」

楊開慧說：「那我和孫嫂與你一起去武昌。」

毛澤東沒有作聲。開慧的心情他理解，但他想先行一步。此刻，他還想起自己另外兩個親人，大弟弟毛澤民和小弟毛澤覃。

年前收到澤民從上海的來信，說他主持《嚮導》週刊的發行很成功，代售處都辦到巴黎、柏林去了。又聽說澤覃的妻子周文楠也懷孕了，他們兩個還在廣州，一年多沒見囉。

只要靜下來，毛澤東總是會想兩個弟弟。他們是自己帶出韶山的，將來還要幹更大的事，但願他們平安。

二月十二日，毛澤東獨自到達武昌，國民政府給他安排住在都府堤四十一號。這幢占地面積四千六百平方米的獨棟民居，是以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名義租下的。

接下來，在一週時間裡，毛澤東寫出了經典革命宣言：《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篇報告成為毛澤東系統革命思想形成的重要轉折點，從此，他有了屬於自己的革命思想。

一週後，楊開慧挺著大肚子帶著兩個孩子來到武昌。同行的還有媽媽向振熙，以及佣人陳玉英。

直到今天，人們依舊無法解釋為什麼毛澤東不按計畫完成剩餘六個縣的考察？是為了趕回武昌籌辦農講所（籌備處一月十六日已經成立）？還是為了參加國民黨二屆二中全会？亦或是有別的原因？為什麼楊開慧不與毛澤東一同前往武昌，非要一週後才動身？

歷史之謎總是讓人回味，激起人破解的欲望。

